罗荣桓指导创建宁阳抗日根据地

□周东升

宁阳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是从1939年初广泛展开的。1939年1月,经过党组织的努力,将地方武装朱景璜部改编为“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宁阳独立四营”,使宁阳有了一支真正的人民抗日武装。同年4月,在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的指导下,从部队抽调人员组建了中共宁阳县临时工作委员会,同时派部队进驻宁阳,配合临时工委大力开辟抗日根据地。

1938年9月,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。会上毛泽东同志根据山东的抗战形势,提出“派兵去山东”的指示。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遂派八路军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、政委罗荣桓率领由师部、直属队及六八六团等组成的东进支队挺进山东,于1939年3月中旬到达泰西根据地。

为巩固和发展泰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日,加速创建泰西抗日根据地,4月上旬,一一五师在肥城县(今肥城市)孙伯村召开了泰西地区军政联席会议。地方名流张子明、宁阳独立营营长朱景璜代表宁阳中西部,王君富受泰宁边区人民自治委员会委派,代表宁阳东部参加了会议。

会后,朱景璜又来到肥城南栾村,向一一五师政治部汇报宁阳的情况,政治部副主任黄励接待他们并听取了汇报。黄励对宁阳东部抗日武装的组织发动工作非常满意,表示大力支持宁阳中西部的抗日斗争,“部队马上派人去宁阳”。

这时,宁阳县日伪势力强大,活动猖獗,全县党的工作基础比较薄弱,开展抗日活动十分困难。为了打开宁阳抗日斗争局面,1939年4月初,罗荣桓等人经与泰西特委研究,决定组建“中共宁阳县临时工作委员会”,开辟宁阳抗日根据地。同时派出一支代号为“汶南支队”的部队,由陈明、吴兴起带领到宁阳活动。

临时工委由山东纵队第六支队的徐杰(女,宁阳县人)任书记,一一五师东进支队的陈明、王立仁、葛燕章和宁阳地方上的许国任委员。在当时的形势下,由于临时工委不便公开,故与“汶南支队”一起活动,对外称“八路军一一五师工作团”,陈明任团长。

陈明、吴兴起和徐杰率部首先来到宁阳三区樊家营,部队每天早晨都穿着整齐的灰色军装,在樊家营村边大场里出操练兵,教唱“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”及“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”等歌曲。部队的演唱宣传,大大鼓舞了群众热情,一些爱国青年纷纷到樊家营报名参加抗日队伍。仅部队住在樊家营的十几天里,就有大孔村、吕家庄、杨家庄等村的10余名热血青年报名参加了汶南支队。

半月之后,部队向东南方向转移,最后到达六区的杏山庄,把“临时工委”设在这里。一一五师工作团开始主要活动在杏山庄、樊家营、高桥、东孙家滩、西孙家滩、乱石崖一带。随后又派锄奸组长魏士英、敌工组长葛燕章带一个短枪班,在地方干部王君富等配合下,到南驿、贤村、河洼、高家店等铁路沿线村庄活动。

陈明首先在樊家营、乱石崖等村亲自召开地主士绅、乡村长座谈会。乱石崖村村长马守俊思想进步,积极拥护共产党的主张,会后,陈明亲自找马守俊谈话,并发展他入党。同时,徐杰在杏山庄也召开了座谈会,并介绍该村村长入党。之后,一一五师工作团又派出由夏贤圣任组长、孙林和警卫员小许为成员的三人小组,到三区高桥村开展工作,建设地方政权,动员青年参加抗日。他们到高桥后,首先与高桥党支部取得联系,召开活动分子会议,建立高桥村人民政权。

为宣传共产党的主张,扩大抗日影响,教育群众,一一五师工作团每到一处,除召开座谈会和秘密建党之外,还让“战士剧团”搭台演戏,为群众表演节目,使“抗日救亡、人人有责”的爱国思想深入人心。

一一五师工作团建立后,配合汶南支队、宁阳独立营,先后在葛石店、告山等地痛击日伪军,促进了宁阳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。

盘踞在葛石店的“王团”投降日军后,横行霸道,无恶不作。为了收编改造“王团”,组织决定派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宣传科长边裕鲲到“王团”做工作。临行前,泰西地委书记董君毅(段君毅)、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、政委罗荣桓先后找边裕鲲谈话,并安排六支队锄奸科长王仲范,通过各种关系,将边裕鲲介绍到“王团”。

虽几经努力,但该团仍拒不接受改编。1939年4月中旬,汶南支队决定消灭葛石店伪军。根据部署,吴起兴率领汶南支队两个连攻打东门,朱景璜带领宁阳独立营攻打南门,张子明率其队伍打西门,整个战斗以汶南支队和宁阳独立营为主。4月17日午夜,战斗打响。经过2小时激战,全歼“王团”。此战击毙伪军300人,俘伪副团长王兰宝和伪参谋长及连长以下107人,缴获了大批枪支、弹药、粮食等。伪团长逃走。

一一五师工作团在宁阳的活动引起了日军的注意,于是日军加紧对宁阳抗日地区的“扫荡”。4月下旬的一天晚上,陈明把汶南支队和宁阳独立营集中起来,做了战斗部署。次日拂晓,日军出宁阳城向东进行扫荡。预先部署在沿途的各游击小组,在有效射程内,一边阻击敌人,一边有计划地向告山方向撤退。日军小心翼翼,不敢大胆猛进,每遭到一次射击,就用大炮机枪乱打一阵,再搜索前进,龟行甚慢。从宁阳城到告山仅12公里路程,直至十二时才赶到告山。当把敌人引到山上后,预先埋伏在山上的汶南支队和宁阳独立营居高临下,向敌人猛烈射击。敌人向山顶发起多次进攻,均被击退。至傍晚,敌人怕夜晚被歼,仓促收兵,退回宁阳城。此次战斗,击毙了不少敌人,缴获武器弹药一批,给敌人以沉重打击。

义气把史进“送”上梁山

□刘传录

上期说到王进在史家庄收下史进为徒,十八般武艺学得精熟。但是一身好武艺却没有给史进带来好的结局,最终不得不上二龙山,不得不上梁山,这也与他遇到的两个老师有直接关系,更与他所谓的忠义思想有关。

史进从小喜欢舞枪弄棒,在当时是不务正业,据史太公介绍:“只爱刺枪使棒,母亲说他不得,一气死了。老汉只得随他性子,不知使了多少钱财投师父教他。”史进在李忠等人的指教下,不仅学到了一点花拳绣腿,也学到了一些江湖义气。

王进的到来是史进一生中第一个重要转折点,史进正式拜王进为师,大半年里史进十八般武艺一一学得精熟。看到自己的本事多被史进掌握,王进感到欣慰,虽然报国无门,自己的一身本事还可以靠史进传续。王进归隐的想法在路上还在犹豫,看到史进的表现后,王进不再犹豫,决意归隐。王进不仅让史进从一名武学爱好者变成了武学大师,更重要的是为史进指明了方向。

史进听说家门口的少华山上来了一伙强人,便在史家庄组织起庄园的自卫武装。所以当跳涧虎陈达带领强人到史家庄借路,跟他扯什么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”时,史进毫不买账,出马便擒了陈达。但少华山其余两位头领朱武、杨春行了一条“苦计”,来史家庄跪请受缚,愿与陈达同死,史进被他们的义气所震撼,激活了史进大脑深处的义气,寻思道:“他们这样义气,我如果拿他们解官请赏,岂不叫天下好汉耻笑我不英雄?”从此礼尚往来,和他们结成好友。在朱武等三人的引导下,“义气”逐步占据了史进思想的主流,史进为“义气”抛弃主流社会的一切,正是一部《水浒》精神聚焦所在。

为救朱武三人性命,史进一把火烧了自己的庄子。可即使到了有家不能回的境地,他也断然拒绝朱武三人的落草要求,史进道:“我是个清白好汉……你劝我落草,再也休提。”想着找师父王进去,“也要讨个出身,求半世快活”,此时义气二字还没有使他完全背离多年受的忠君教育,他踏上了寻师的道路。

没有找到师父,史进却遇到了鲁达,成为他一生的第二个转折点。鲁达为救金翠莲父女逃离虎口,三拳打死镇关西,逃亡江湖,影响了史进的人生观。史进从此找到了伸张正义的道德标准,不再相信国家的法律,而是相信自己的拳头。当史进在赤松林遇到已是和尚的鲁智深时,马上判断出他是鲁提辖,二人同去伸张正义,合力杀死了为非作歹的和尚崔道成、道士丘小乙。看到自己所崇拜的鲁智深不能被官僚集团容忍,史进报效国家的信念开始动摇,受鲁达的影响,侠客义气思想占据主流,史进主动回到少华山,实践自己的侠义道路,走向了王进期望的反面。

一部《水浒》,只有两个侠士:一为鲁达,二是史进。史进为救被华州贺太守强夺为妾的玉娇枝,去华州府里行刺贺太守陷入大牢。史进不愧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,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,像鲁智深一样侠义满怀,路见不平拔刀相助,为了一个与己无关的弱者,单身去刺杀太守,给自己上少华山伸张正义的行为增加了亮点!史进这一刺,使他也像鲁智深一样加入了侠客的行列!

行侠仗义的天微星史进,为别人,为义气,不得不随同鲁智深上了梁山。他在梁山这个更大的舞台上发扬自己的侠客道德标准,如果说鲁智深反对招安是从秩序外发挥自己的侠客作用,史进是拥护招安的,家庭和王进的影响使史进倾向在封建秩序内发挥自己的侠客作用。

招安以后,史进随大军南攻方腊,一路披肝沥胆打到方腊大本营,于睦州昱岭关死于小养由基庞万春之箭下,为国捐躯。九泉下可以含笑见到史太公和师父王进,史进找到了忠君报国和侠客义气的结合点。

史进不是小说的主要人物,但每次出场都光彩照人,与朱武三人结交,义气感人;资助金氏父女,慷慨大方;助鲁智深除恶,豪侠无比;东平府酷刑拷打,坚强不屈;行刺贺太守而身陷牢狱,侠客情怀。史进是梁山好汉群体中品质优秀、让读者难忘的高大形象之一。

【民间记忆】

记忆中的刘乃昌先生

□孙守名

我抱着一摞书步下台阶走出曲师图书馆的时候,迎面走来一位熟识的学长。三两句寒暄后,他便指着刚与我擦肩而过的老者说,那位便是刘乃昌先生。我颇为诧异,转头过去,只看到一个模糊的背影,灰呢子大衣、鸭舌帽,还有不疾不徐的步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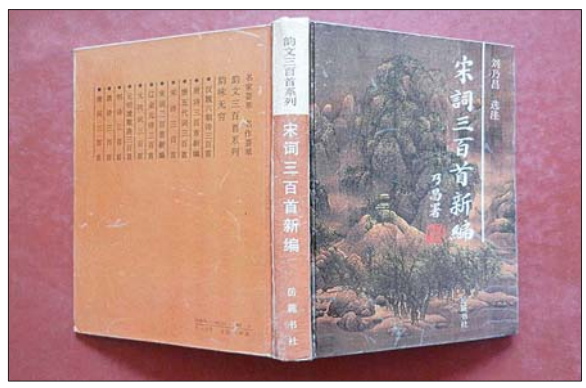
这大概是二十七八年前的事了。那时的刘乃昌先生早已是颇有名气的学问大家,专攻两宋文学,尤致力于李清照、苏轼、辛弃疾的研究。只可惜,造化弄人,我竟没能亲耳聆听过先生的教诲。那时,曲师为我们教授先秦文学的老师是张元勋,现代文学的是卜召林、周海波,当代文学的是李新宇和孟蒙,文学思潮史方面则是魏绍馨……这些大师级的先生都是曲园里的知名人物,性格虽有所不同,但学问均为人所称道。对于刘乃昌先生,说实话,还真是只闻其名,而未识其人。

第一次与刘乃昌先生接触是在一个春光融融的午后,我有些冒昧地轻轻地敲了三下门,然后双手交叉忐忑不安地立于楼梯旁,紧张兮兮地望着不断下楼的行色匆匆的一些陌生的老师。在省城社科院的一位远房亲戚筹划出一本有关中学诗文的课外读物,很想找一位全国知名诗词研究专家来写序文,自然就想到了刘乃昌先生。这样的事情最终落在我身上,义不容辞却又心中惶恐,担心先生会一口回绝。正当我大汗淋漓之时,门开了,温文尔雅的刘先生走出来。先生将我让至家中,落座后,便仔细询问来访的缘由。待我语无伦次地讲明来意,先生竟满口答应,并约定一周为限。我转身告别,温和的、满脸微笑着的刘先生一直将我送至楼下,才慢慢转身上楼。

再后来,似乎熟识了许多。一周后,将取来的序言以挂号方式寄出后,我长长舒了口气,为这件事做得圆满而暗自庆幸。不料,第二天一大早,刘乃昌先生竟找到西联教室来,着急地告诉我需要改动的三处,其中一处竟是标点!我暗自吃惊,不禁为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而肃然起敬。

不久,由于文学社要邀请几位曲园里颇有学问的教授举办讲座,自然又想到了刘先生。张元勋先生在西联教室讲过后,孟蒙先生在大学生俱乐部做了一回报告,再后来魏绍馨先生在图书馆北楼搞了讲座……已经联系好的刘乃昌先生还没有来得及讲,忽然听说,他已调往山东大学文学院,这让我心里好久都感到有些怅然。

刘乃昌先生离开曲园转入山大文学院后,大概还有过两次通信。其中一次是写毕业论文时,先是选定了南宋词人辛弃疾,阅读了大量书籍后,感觉思路似有若无,断断续续,于是决定给刘先生写信。只是,刘先生的通信地址我是不清楚的,查阅了邮政编码后,冒昧写了封现在看来不知所云的信件,投入邮箱后便苦苦等待起来。



刘乃昌先生及其著作

那份焦灼的心情,就如同和陌生的迟来的女子约会一般。一周,两周,三周,再也等不得,只好转入现当代文学。待论文结构框架大致成形,先生的那封信却如雁般飞来。既惊喜,又苦涩,论文的事难以再向先生启齿,信也似乎不必再回。每每想到先生的鼓励之语,心里总是感到酸楚。

刘乃昌先生已然作古,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眼前,思之让人悲哽。先生一世,为人低调。有关他的生平材料公开发表的少之又少,这位师承夏承焘的文学研究大家,对于名,对于利,如同浮云一般。他只知道研究、教学和笔耕不辍,即便是晚年身患阿兹海默症,惟一的记忆还是宋词。

“谁把西风移画扇,淡了胭脂,冷了凝香腕”,宋词之美,美得让人心醉。重回青衫长袖、羽扇纶巾的古宋时代,思清新婉丽的晏几道,叹弱柳扶风的李清照,吟着哀愤的诗,听着古雅的曲,那是怎样的一种荡气回肠啊!无怪乎刘乃昌先生超凡脱俗,清古洒脱,那是他读透了宋词的精髓。

因编辑各类图书,自然会引用到刘先生一些有关宋代文学的研究成果,内心时常感到愧疚不已。总想当面再次聆听他的教诲,又怕打扰先生晚年的清修生活。先生驾鹤,令人痛心。感恩之情,自当时时萦怀。